武夷山岁时记

周华诚

左图：北望武夷山大峡谷 **徐新宇** 摄
上图：黄腹角雉（雄性） **程松林** 摄

1. 武夷山的初夏，是满眼浓重的绿色。阳光灿烂明亮，山野郁郁葱葱，仿佛世间万物都热烈而蓬勃。

一入武夷深似海呀。

六月步入武夷山层层叠叠的绿意之中，晨昏之间，白雾山岚起伏，草木的清香混合着甜滋滋的气息，悠远的鸟鸣从林中传来。这样的绿与隐约的雨水，一起将人的情绪濡湿，想念的心思也如山岚漂浮。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叶家厂保护管理站的窗前，程林有时会望着那些山林雾气出神。有时他巡护时登顶黄岗山，也会想念起一些远去的事物。

许多人听说过武夷山，知道武夷是福建的山，却不知道武夷也有很大面积在江西境内。程林有时会向人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其总面积1280平方公里，最高峰黄岗山海拔高度2160.8米，正是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界内。此峰为华东六省一市的最高山峰，号称“华东屋脊”。

程林也是在六月的绿意里重新回到武夷山怀抱的。小时候，一脚踩空跌进滚滚山溪，被溪水冲出几十米远的记忆，还在心头萦绕；从前与父母一起住在竹篱笆糊泥为墙的简陋山居，又热又潮，父母在保护区工作，程林和姐姐被锁在家中，饿得哇哇直哭的记忆也在心头萦绕。

那为什么还要回到大山里来呢？

1996年从南昌林校毕业后，程林本来可以继续读大学，因为家里清寒，拿不出五千元学费而作罢。那时作为林区职工，父亲工资微薄，还要养家，到底是不易的。父亲一直工作到六十岁退休，工龄四十二年。1980年，武夷山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父亲就是最初的那一批职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山中哨卡检查或巡护山林，一辈子也都跟山野森林在一起。

程林小时候也跟随父母长年住在山里。他出生的地方是“叶家厂”，这个小村庄非常偏远，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能办什么厂呢？他也在村里上小学。直到初三那年，才第一次去过铅山县城。

那时候条件艰苦，保护区职工房子是自建的，用竹编的篱笆糊上黄泥就是墙。这房子潮湿闷热，又不隔音，有时候连风也挡不住。保护区也没有电，还是点煤油灯。很多年以后，才有了柴油发电机，不过也只能每天晚上供应两小时，用于晚上的生活照明。似乎是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山上才有了电灯。

现在，山里的生活条件已经好得多了。夏天的山林，也带给人静谧的心情，山野之间也不会像城市中那般燥热。

程林继承父业，上了林校，学的是植物。后来搞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研究。

工作的内容，常常要翻山越岭，做动植物调查，或者做物候观测。有时候清晨出门上山，到傍晚下山，一整天都在山中行走。程林统计过，他一年当中在野外爬山的天数达到九十天至一百二十天。

程林先后做过五千多份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武夷山是一座生物宝库，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已经有记录的生物物种达五千多种。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有名有姓的植物种类多达二千八百五十九种，约相当于中国种子植物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观花植物共有六百多种。在这里，被全球公认为“鸟中大熊猫”的黄腹角雉，“鹿科动物中最神秘的物种”黑麂，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江西片区内连片分布面积为全球最大的南方铁杉原始林，这三个物种被称为“三宝”。

程林带我们爬山，去看南方铁杉。巍巍武夷，从海拔三百米到两千一百多米，从山脚的常绿阔叶林和竹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到以黄山松和铁杉等为主的针叶林带、中山矮曲林带，再到山顶的缓坡草甸，山一程水一程，一路景观变换，程林都如数家珍。大峡谷深山丛林中，不时闪现或红或白的花丛，程林指着远处的花丛告诉我们，那是猴头杜鹃。

猴头杜鹃所在的地方海拔较高，花期较晚，此时正是枝繁花盛的妖娆时候。你看那些老桩，树龄都是几百年了；而这山上，光是杜鹃的品种就有十几种。一车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发出惊叹之声。

2. 过了九月，山上的巡护任务一下子重起来。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关检查保护站的站长李红，每年这个时候心都绷得紧紧的。

前些天，几个驴友上山，在叶家厂站附近休憩过夜，准备第二天起个大早徒步上黄岗山。得知消息后，李红就去守着他们，连夜做思想工作，试图将驴友们劝返。一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很大部分都属于自然保护区，尤其是核心区，原则上不允许外人进入，只有出于科研和生态保护等工作的需要，才能上山。二来，这些地方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上山的道路复杂，驴友的人身安全也是最为重要的。

有的驴友听了劝说，就下山返回了。也有少数驴友明里是返回了，暗里偷偷躲进山林，跟巡护人员捉起了迷藏，或准备抄隐蔽小径上山。巡护人员只好整夜守着他们，跟着他们。李红开玩笑说，保护区里的一切生物都应该保护，“不仅要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和它们的生存环境不受干扰，也要保护好进入这些地方的人类”。因为在这里，万物有灵，万物平等，这是一个和谐共生的家园。

秋天的巡护任务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防火。

天干物燥，防火任务重啊。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辖区内，连续四十二年无森林火灾火警发生，维护了武夷山这一全球重要生态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这样的成绩背后，是点点滴滴的辛勤工作。以前巡护人员“巡山靠腿、发现靠人”，现在有了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化装备，改变了以往的巡护方式，通过天、空、地、人立体巡护，实现森林资源巡护全覆盖。

在山野之中，巡护员手持终端，可以实现巡护路线指引、轨迹显示、定位打卡、拍照上传、语音上报等功能，很好地提高了资源管护效率。

李红1990年退役后，就到保护区工作，算下来也有三十个年头了。后来到桐木关站工作。站里三个人，全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上世纪九十年代吧，那时候大家生态保护的意识还不够，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上山偷盗偷猎的也不少。挖兰花的，采中草药的，偷捕棘胸蛙或猎鸟的，或者盗伐柳杉的，都有。那时候任务也重，经过桐木关的每一辆车，都要细致检查过才能放行。

后来就好多啦。人家都知道，大自然是应该保护的。

大自然哪里只是人类的大自然？它也是鸟儿、小麂、青蛙、蛇、黑熊们的家园，是杜鹃、铁杉、猕猴桃、野花野草的家园。

说到黑熊，李红兴奋起来，他指着桐木关站不远处的山崖说，那里有几个蜂桶。黑熊可厉害了，能闻到蜂蜜的味道，它们也最爱吃蜂蜜。有好几次，就看见黑熊来偷蜂蜜吃。他出了门去，黑熊远远见了人，直立起身，抱起蜂桶转身就跑。你别看黑熊又胖又壮，很笨重，其实呢，它跑起来可快了，在山上也如履平地，熊把蜂桶抱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一掌把木桶拍碎，就掏里面的蜂蜜吃。

到了深秋呢，野生猕猴桃也很多。成熟的果实散发出芬芳甜美的香气，猴子也会闻香而来。武夷山里的猴子很多，成群结队的，一群猴子出来活动，总有“哨兵”站岗，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瞭望。一有什么情况出现，“哨兵”就拼命摇树，给其他猴子传递信号。

深秋，晨曦微明之时，在山中静静悄悄地行走，说不定可以见到毛冠鹿。黄麂，黑麂，毛冠鹿这些动物，都非常灵敏，极其警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们就能感受到，一眨眼就消失了。

到了晚上，黑麂、毛冠鹿，都会发出沙哑的叫声，啊啊——啊——啊啊。不知道的人，听了不免要吓一跳的。其实动物们都有各自的叫声，秋天的深夜，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也有点瘆人。

晚边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遇到一群“林中白仙”也就是白鹇——四五只或七八只，在林中走来走去。哇，那悠然自得、闲庭信步的样子，真是叫人羡慕。黄腹角雉偶尔也可以见到。野猪呢，倒是非常常见。最常见莫过于中华野兔，我们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经常看到野兔一蹦一跳地穿过山间。

3. 冬。桐木关附近下雪，天地一白。

跟北方比起来，南方下雪要晚得多。武夷山海拔高，冬天的雪虽晚但到，不会缺席。看着漫山遍野雪花飞舞，积雪越来越厚，张彩霞总是莫名兴奋，眼前飞雪场景让她不由自主回到北国故乡的往日记忆里。

彩霞是北方人，老家在山西吕梁，大学是在东北林业大学学的野生动物专业。2004年毕业后，她来到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一算也有二十年了。

初到武夷山，还是四月人间，来此地一看，南方山水真的太迷人了。漫山花开，流水潺潺。男朋友是她同学，一商量，两个人都留了下来。

那时候，叶家厂这样的基层保护站，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生来工作。地方偏僻，生活单调，工作也辛苦，年轻人都不愿意到山里去过这样清修一般的日子。彩霞和男朋友居然留下来了，这让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既意外又惊喜。

但是，山里实在太寂寞了。

就去看山看水，看花看草，看动物们在山野的世界悠然自得。毕竟是专业学这个，彩霞对于山里的动物们还是很有亲近感。武夷山“三宝”之一的黄腹角雉，又叫角鸡、寿鸡，主要栖息在海拔八百米到一千四百米的常绿阔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中。它是我国特有的濒危雉类，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科研人员安装在林中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黄腹角雉的行踪。成熟的黄腹角雉雄鸟，很独特的，在头部两侧长有两根蓝色的肉角，喉部会长出一片蓝、橘、紫三色条纹纵横交错的肉裙，就像是一块花围脖挂在胸前。当它向雌鸟求爱的时候，就上下甩动这条彩色的花围脖，臭美得不行。

烟腹毛脚燕，每次到黄岗山顶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烟腹毛脚燕在草甸上空飞来飞去。它们有着非常出色的飞行技巧，在空中捕食昆虫的时候，可以飞着翻滚、转弯，甚至可以停留在半空中，简直是燕子中的战斗机，它精湛的飞行技艺让人赞叹不已。

有一次，彩霞发现一只受伤的白鹇，她就把它带回了宿舍，精心护理，照顾了几个月。

春去秋来，在2006年的冬天，彩霞成家了。

结婚那天，保护区管理局领导特意召集了全体职工开会，布置工作任务，谁负责买菜，谁负责做饭，谁负责装饰新房，谁负责主持节目，安排得井井有条。单位的女同志，还特意去县城买回了花床单、花被罩，还买了拉花。那是保护区若干年来，第一对在山里办婚礼的大学生，所有人都喜气洋洋的。

后来呢，彩霞和丈夫有了女儿。女儿刚出生时，工作忙，家属邻居们也都会帮忙带。再后来，丈夫工作调动，去了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依然是在生态保护岗位。马头山也属于武夷山脉。夫妻俩有时候也不能经常见面。女儿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不到，就自己会泡方便面了。如今孩子上了初中。彩霞已经是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常往山里跑。

往山里跑，是去做野外调查、课题研究。几年前，彩霞和同事一起在辖区搞蝴蝶调查，一直追踪了好几年。但是蝴蝶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明明知道有，明明有证据，但是一直遇不到。她说的是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被誉为“蝶之骄子”，珍贵又稀少，是我国唯一的蝶类中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排在世界八大名贵蝴蝶之首。就这么一种珍贵的蝴蝶，成虫存活时间短，很少下到地面活动，一直没有遇到过活体。有一次，队员们在山林巡护时，意外发现金斑喙凤蝶的残骸，这说明附近区域肯定有蝴蝶。然而你说奇怪不奇怪，就是一直没有遇到过，也许，搞野生动物调查研究，还是需要有一点运气的加持吧。

对了，彩霞喜欢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就特别开心。她喜欢在雪后去山林中寻找动物的脚印，这是巡护和考察的好时机。白鹇和黄腹角雉的脚印就不一样。红嘴蓝鹊、栗腹矶鸫的脚印也不一样。野猪的脚印特别多，说明现在野猪繁殖比较快。

有一次雪后，保护站职工们在山里种的蔬菜，一晚上全被野猪干光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有一次，她们在雪地里还发现熊的脚印，很兴奋，一路就沿着脚印去跟踪寻找。咦，这个脚印还很新鲜嘛，应该时间不久。一抬头，发现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一头黑熊正瞪着你。顿时，两个人吓得半天不敢动弹。

4. 气温一天天地升高，万物萌发。程林的山中四季一次次流转，又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他在这大山里出生，在这大山里长大，现在他也像季节一样回到人生出发的地方。他在叶家厂保护管理站做过副站长，也先后在好几个基层站点工作过。从工作分配回到武夷山保护区那一年算起，已经二十七个年头。

早春，武夷山的十几种报春花陆续开放。然后是百合花。仅武夷山江西片区，就有四十九种不同种类的百合花。从海拔四百米到海拔两千米，不同种类的百合花在不同的时节次第开放。

这是程林喜欢的季节，山野之间各种野花野草都醒过来，绽放出花朵，释放出芬芳。他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古老的南方铁杉林。在武夷山上有个地方叫猪母坑，海拔一千八百五十米，在这里拥有面积最大的南方铁杉种群。南方铁杉是中国特有第三纪孑遗种，分布于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树龄三百年的南方铁杉原始林，极为罕见。其中一棵南方铁杉王，树干高耸入云，枝条四面伸展开来，如同一座“千手观音”。

在四月春天，南方铁杉也会开花。或许是因为这个树种太古老了，生长也极为缓慢，所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它们在春天开着低调的花朵，如果不是搞科研的人，通常都不会关注到南方铁杉的花朵。它们的花粉没有气囊，因此种子散布不远，只是在这一片叫做猪母坑的地方繁衍生息，每一棵古老的南方铁杉，都在用沉默的力量来抵抗时间的流逝。

后来程林也搞两栖动物调查。春暖之后，青蛙和蛇都活跃起来。在江西武夷山，青蛙有三十三种，其中最多的是三四种，黄岗臭蛙、福建大头蛙、华南湍蛙、武夷湍蛙，这些不同种类的青蛙，不约而同地在山间发出自己的鸣唱声。程林会在夜晚入山，带着手电、温度计、水体酸碱度测量器具等装备，前往山溪瀑潭等处寻找青蛙。

之前，曾有科学家来武夷山专门研究青蛙的叫声——如果深入研究青蛙的叫声，可能会颠覆人们对于青蛙这个物种的认知。总之，青蛙并不是只会单一的“呱呱呱”叫个不停。它们在驱赶入侵自己领地的敌人时会叫，在向意中之蛙求欢时也会叫，在受到伤害发出求救信号时也会叫。这些青蛙们，正是通过声音的不同频率，来表达不同的意思，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海南师范大学的汪继超博士、教授，就是两栖爬行动物生态与保护研究的专家。他认为，蛙类个体也可能通过鸣叫声向其他个体传递特定信息。汪教授在江西武夷山做青蛙调查研究，作为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管理科科长的程林，也常常陪同一起工作。

两栖动物，是生态环境质量、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性物种。气温、水温和水质，这些因素的变化，两栖动物都会非常敏感。

研究两栖动物，经常会碰到各种毒蛇。“我们在研究蛙，溪边丛林里的毒蛇也在盯着我们。”程林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在夜晚遇到竹叶青、五步蛇这些毒蛇了，有时候正专心致志地观察青蛙，哪里知道会惊动了附近的毒蛇，这情景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这也让人懂得敬畏每一种动物吧。

春末夏初是很多动物繁殖的季节。这个季节动物的叫声也非常密集。桐木关检查保护站的李红，晨昏之间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鸟叫。冠纹柳莺、红嘴相思鸟、灰喉山椒鸟、领雀嘴鹎、白头鹎、黑颏凤鹛……如果安静下来，能听到几百上千只鸟在此起彼伏地鸣叫。偶尔还看到在大峡谷的上空，有苍鹰在盘旋翱翔，发出一两声长长的尖叫，划破长空。到了晚上，小麂和毛冠鹿，依然会发出“啊——啊啊——”的叫声。这叫声熟悉极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凄清，倒像是老朋友一般，有了动物们的陪伴，夜晚也就不显得那么孤单了。

彩霞在晚春时节进山，主要还是想去看看“最神秘的鹿科动物”黑麂，或者再碰碰运气，找一找梦想中的金斑喙凤蝶。哪有那么容易遇上呢？好在有了高科技装备——红外相机架设在林中，可以发现和记录黑麂的行踪。还有一次，彩霞在路上走着，远远地发现山坡上的茶园里站了一只小麂。碧绿的山野，清新的空气，云雾缭绕在山间，一只小麂优雅地站在茶树间——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世外桃源一般美好。一眨眼，小麂就轻盈地跑走了，消失在不远处的山林中。

问学青年与拥有传统的方式

黄家光

在我求学生涯中，有些场景极为难忘。我想到的是我读研一时候，与我导师郁振华教授之间的一场对话。它之难忘，倒不是因为彼时有什么极大的戏剧冲突，而是在之后的时岁流转中，日现出它的“隐喻”意义。

前后因我有些记不清了，不是郁老师推荐我读冯契先生的书，就是我自己读了之后向他汇报。我当时嫌弃冯先生的书历史痕迹太深，没什么意思。郁老师略带不悦，凝重地和我说：“家光，读书要沉下去。”我当时把郁老师的态度更多看作是对冯先生的敬重，而非就学问本身来谈。自然，当时我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郁老师在讲金（岳霖）冯（契）学脉时，在讲什么。在跟随郁老师学习多年后，我才渐渐读出冯先生书的味道来。这过程让我深感青年与传统之间微妙的关系。

对于传统，青年似乎总有一种“弑父”情结：急于否定上一代的学术，以为过气。这里又夹杂着对于西方令人炫目的知识的迷恋，以为老一辈的学问寡淡。冯先生过气，金岳霖先生也过气。他们的东西至多只有“史”的价值，没有“思”的价值。

我们知道文史哲专业重传统，重要学者往往都有师承。外在于传统而卓然成家的不是没有，却也极少。这似乎在重演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话题：理性与传统的冲突。一个具有实质内容（偏见）的传统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发展的可能性？

郁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拥有传统的方式，一个是牢笼式的拥有，一个是博物馆式的拥有，一个是工作坊式的拥有。第一种是非反思的接受传统，成为信徒，这样的传统传之不远。第二种是把传统供起来，与当下的创制无关，于此，实际上传统已经死了。工作坊式的拥有是说在传统中工作，但又在与现实的接触中，渐进地改良传统。这是健康的方式。有一点郁老师没讲，这种渐进改革是否会带来类似忒修斯之船的结果？这艘船每次修理时，替换其中部分零件，总有一天，这艘船与原来的船已无一处相同。我想这是可能的。

我想，此外我们与传统还有海贼式的拥有：洗劫一番，不事生产。殖民式的拥有，以外国传统全盘取代旧有传统。我还想到一种是把传统弃之不顾，另起炉灶。但我几乎找不到例子，因为弃传统不顾，要么是海贼式的，要么是借助其他传统。这两种方式都不可能持久，前者“三光”政策，后者空中建楼。前者的危害一目了然。空中楼阁，幻美而夺目，乃至有艺术品的产生，但终究是病态的美。“弑父”的青年，就介于这两者之间。不过，我以为这两者也未必就是坏的。一个传统总有固化自己的趋势，“弑父”的青年搅动这潭死水，反而能激活它也未可知。

问题又回到了传统对待青年的问题。敏感的青年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传统提出挑战。有些是情绪性的，有些是实质性的。就后者而言，冯先生不满于金先生把元学与知识论打做两段的知识图景，走向了“转识成智”，即从认识论转出本体论的路径。冯先生在西南联大跟随金先生读书期间，就做是想。这是“学问上的背叛”。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就因荣格未能亦步亦趋于弗洛伊德而师徒陌路。冯先生当时还常向冯友兰、汤用彤等先生请益。这是“师门上的背叛”。金先生从未想过要把冯先生逐出师门，这其实并不简单。我们知道令狐冲只是跟同门的另一个师父风清扬学了点剑术，就被岳不群逐出了师门。虚竹也因为类似原因而被逐出少林寺。我听说有的导师，因为学生向其他老师请教，就威胁学生说，你换导师吧，实在荒谬可笑。

对待青年的宽容与开放的心态，于一个传统的延续而言，至关重要。师父授艺，不是为了弟子成为自己的注脚，而是为了弟子可以成为另一个师父。最像柏拉图的，不是复诵柏拉图文献者，而是得其精神与问题意识的亚里士多德。金先生的诸多弟子，没有哪个是亦步亦趋的，不论王浩、冯契、殷海光、沈有鼎，都如此。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如果冯先生在核心问题上给出了与金先生对立的方案，我们依据什么把金冯视为一个学脉？我想一个传统之成为一个传统，不仅是对某个问题的某种具体解答，也是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在这里意味着进入哲学探究的某种方式，可以说问题就是研究方式。我想，正是以某种特定视角或问题进入哲学，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一个传统。

在某一传统之中，保持开放心灵具有“致命”的重要性。特定视角或问题都是有待“填充”的抽象，问题的具体内涵，特定视角的具体意味，要在传承中不断转进。传统的固化是传统的癌症，唯死路一条。那么，怎么开放，向着什么开放呢？比如面对另一个传统：熊十力-牟宗三传统，在此两个传统之间，不是说一定要决出一个高低胜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砥砺，在相互砥砺中，也不必走向融合，而是各自在对话中走向丰饶之路。开放不仅是中国哲学大传统中，不同小传统之间的对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意味着向西方学术传统开放。不用过于担心这种开放会导致特定传统的消亡，像有些“国故”派一样。中国哲学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消亡。这种开放性还意味着哲学向其他学科的开放，中国哲学所匮乏者，如逻辑学、知识论的引入，并没有使得中国哲学归于消亡。与人工智能、脑科学的对话，也不意味着哲学主体性的丧失。最后，我想开放还意味着向着变化着的现实开放，书斋的学问，也要现实的滋养。

那么，我们是怎样进入一个传统的呢？跟着老师埋头读书似乎还不够，还要去面对那些问题，如此那般的去思考。就我自己而言，我有些明白冯先生所思所想意在何处的契机，恰是郁老师关于赖尔与王阳明对勘的论文。我仿佛忽然间明白什么是古今中西之争，也看到了从认识论转出本体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接受这个传统的。那些似乎像城堡一样远近都不可及的“哲学”，似乎向我展开了一条小径，我可以得窥其中曲径通幽。我以为对于青年而言，传统是我们进入一个领域的小径。一个传统意味着一条小径，没有一条是唯一的真理之路，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往真理的“意见之路”，在不同意见之间“百虑一致”。

用两个隐喻结束我的讨论：传统是我们“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而其所在，恰是“小径分叉的花园”。我们要通向蜘蛛巢，总要先踏上一条小径，而小径又总是无限分叉，这分叉之中又充满偶然与命运。

笔会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